

床还是那张床,有几样与床搭界的物件却没了:有被面被夹里、被横头床沿布、棕绷这“三件套”。

过去,一条被子由被面、被夹里、棉花胎组成,即两块布包棉花胎,对外被面叫“面子”,在内的被夹里称“夹里”。上海人常拿面子、夹里说事,说某人“绣花枕头一包草”,讲做某事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言下之意是没处理好面子与夹里的关系。



夹里上覆棉花胎再覆被面,由此组合的缝制过程,上海人叫“定被头”。被面在外看得见,面料比里面的夹里好。结婚被子的被面均绸缎,不管陪嫁有N条被,总要有几条织锦缎。当年,“百花锦”“金凤凰”都是上海被面名牌。

与素面朝天的夹里相比,被面图案丰富。记得独脚戏《补婚》中有个噱头,说“结婚被面图案万吨水压机,盖在身上介重,捺能吃得消……”但在特殊年代,被面图案也有过单调的日子,原来的龙凤、鸳鸯和寿字图案被批而不生产上市了。

乙巳年的黄梅天烟雨迷蒙,闷热潮湿。我不小心扭伤了脚,疼得不能下楼。大半个月之后方能走动。晚上撑着伞下楼去倒垃圾,仔细环顾却没发现犬的影子,楼内角落也空空静静。我

长叹一口气,不知道这条似乎已经留下的流浪犬,又到何处去了。对于它,黄梅天之难熬,远超深秋、寒冬和春天。

犬犬出现在去年深秋,于楼门外几辆散放的电动车之间匍匐着。毛色浅黄,脸形秀气有点像狐狸,神情谦恭像腼腆的书生。它用礼貌和抱歉的眼

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就看向别处,十分怕干扰的意思。我平时很怕流浪犬,万一被咬一口,麻烦就大了,但这条温文尔雅、似

置一盘剩饭。之后,我就常看到它无声无息地趴在电动车旁,若有所思。它也获得了楼内居民的接纳,它从不吼叫,连轻

只趴在楼门外,或趴在快

递哥家门口,从不躊躇而坐吓唬人;它不待在任何别家门口,也不踏上楼梯一步。

冬天到了,一楼快递哥家的门垫子显得冰冷。有天晚上我惊愕地发现,犬犬没有伏在快递哥门前,而是自顾自趴在二楼一家门前的厚垫子上,把我吓了一跳。显然,二楼的地面较暖。它犹犹豫豫从垫子上站起,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让开路。我走

## 流浪的犬犬

赵韩德

## 下一站

赵 蔚

晚高峰的地铁像被按了慢放键,流动的人潮中漂浮着白日残留的疲惫与焦灼。

我靠在车厢中部的立柱刷手机,被一对牵手的身影吸引——他们挤过人群时,男孩始终把女孩护在身前,女孩抬头说什么,男孩会侧耳倾听。他看她的时候,那份专注劲儿,仿佛周遭的喧嚣都成了虚化的背景。这份爱,像初冬正午难得的那束浓烈阳光,毫无遮拦地落在对方身上。望着那对恋人拉丝的眼神,想起了朋友正在经历的苦恋,也想起杨绛说过:“不能公开的爱,一定要止步。不爱,是一生的遗憾,爱,是一生的磨难!”每个人的因果都是自己选的轨道,那些藏在暗处的爱,或许就像地铁里忽明忽暗的隧道灯,不知哪一站就会彻底熄灭;而那些双向奔赴的爱,就像车厢里的顶灯,稳稳地照亮彼此的路。

换乘站上来两个中年女人,手里拎着大型购物袋,刚坐下就打开了话匣子。“你还记得我前阵子说的跑团不?”穿黑色羽绒服的女人咽了一口口水说,“我同学说她参加跑团后,失眠都好了,我听着心动,也找了个家附近的跑团参加。”“那挺好啊,怎么不见你再提?”同伴问。“好什么呀,不到20天,我就退群了。”穿黑色羽绒服的女人接着说,“刚进群没三天,群主就说要统一服装,‘便于管理有气势’。我当时候犹豫了下,但琢磨着才一百多块,就是顿饭钱,买吧。”她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些:“结果衣服还没寄到,又催着买跑鞋,一双三无牌子的鞋五六百元!我当时就琢磨,这哪是跑团,分明是借着跑步的由头圈钱。这天儿一冷,薄羽绒服、保暖帽、定制水杯……还指不定要花多少钱呢。我可不想当别人的摇钱树,当天就退群了。”“现在好多这种群都是打着‘健康’‘社交’的幌子赚钱。本来健身是为了图个舒心,一旦变成生意,就变了味道。”同伴也应和着。地铁报站的声音响起,穿黑色羽绒服的女人临起身时说了句:“差点被割了韭菜,我还是自己在小区里跑步踏实。”

地铁继续向前行驶,穿过隧道,又迎来下一站。其实生活就像这趟地铁,无论是感情里的取舍,还是消费中的判断,只要守住心里的那杆秤,就不会在复杂的人潮里迷失方向。

下一站,总会有更合适的选择在等你。

## 与床拜拜的“三件套”

袁念琪

其实,真正吃不消的是洗被夹里,在没洗衣机的年代,它是汰的“重”生活。下乡到农场时要自己洗——把浸湿的被夹里铺石板上,打肥皂后板刷猛刷或搓板搓,有的放盆里脚踩。最吃力的是漂洗,流水过,用手搓,直到水清。绞被夹里要人帮忙,一人无力绞干——两人各握被夹里一头,你左我右各朝相反方向用力,随着水不断从布里挤出,被夹里变成布棍似的。如今用被套方便,当年只有部队用被套,棉花胎进出口开在短的一端,现在好多都开在长的一边。

若说被子是床上用品红花,那被横头、床沿布就是绿叶。被横头,即缝被子睡头那端的长毛巾。这端易脏,有梦到美食流下的馋唾水,有颈没洗干净粘上污垢的“老垢”。有了被横头,脏了拆洗,比洗被夹里便当多了。床沿布是铺床沿的布,长

去住房多不宽敞,卧室兼着客厅,客人多了要借床沿一坐,铺床沿布有利于床单洁净,免去洗涤之苦。我在农场和读大学时都选上铺,不怕爬上爬下,也不怕有谁会窜上铺垂足而坐,一解睡下铺床单易脏之忧。被横头与被夹里、被面一同消失,床沿布也随住房改善而去,客人来了有客厅,坐床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远去的,还有床上的棕绷。过去常听吆喝:“坏呃棕绷修哇,坏呃藤绷修哇——”修棕绷是修补断棕绳和绷紧松掉的棕绳。我小时候喜欢在棕绷上弹跳,把它当蹦床,于是棕绷常常需要修理。棕绷、藤绷的悄然离去,不知是不是自然资源缺乏的缘故?原先高档的席梦思很快走进了寻常人家,后来又推崇起不会导致腰肌劳损和脊椎颈椎肥大的木板床。灵敏的市场遂出双面床,一面木条一面席梦思,软硬请随意。

夜光杯

过,它忽地蹿回楼下。

隔天夜里,我发现犬犬仓皇失神地在楼道里转,原来二楼那家把垫子收掉了。第二天,快递哥动手给犬犬在围墙下做了个窝,结实的木框,包裹旧棉被,再包塑料布。窝外放置原来的那个食盆。有了窝,犬犬不到我们楼里来了。晴朗的时候,它躺在楼前晒太阳。

冬天之后是春季,春日无非是雨水多。狗窝结实不漏水,可安然过夜。天一亮,犬犬就不待在窝里了。平时快递哥回来,它就迅速温柔地跟在后

为床的三分之二,宽两米左右。原先是普通布,各家就地取材能用就行;后来商店有卖,布上有绣花图案。过

快8点了,老公还没回家,也没有提前报备。我本能地拿起手机打开App,查看“帅小子Jack”的定位。这是我家电动车的名字。信号转啊转,最终定位在小区里。想起来了,“十一”后老公单位搬家,他就不再开车上班,改乘地铁了。老公摆脱了定位,就好像风筝断了线。

买电车后,老公让我挑,是开家里老油车还是开新电车。我是个不太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总得试一试。记得第一次开电车出门,一上车我的手机蓝牙就自动连接到车上。我用手机导航,它就用音响外放语音播报,叽里呱啦吵一路。我想听音乐,在老油车上,只要按个按钮就能播放。但是电车不行。它没有机械按钮,只有一块屏幕。你得先在屏幕上找到“车辆管理”的选项,然后再找到蓝牙,切断你的手机和车辆之间的连接,再返回屏幕的首页,找到“娱乐”的选项,点击播放音乐。这一系列的操作要在你开车的同时完成,就会手忙脚乱到飞起。那天我因此错过了上高架的口子……我跟老公说,电车欺负女司机,我还是开油车。老公如愿以偿。男人天生喜欢驾驶和使用电子设备,电车是两者兼备的。他给手机里的App取了个名字:帅小子Jack,Jack正是他的英文名。

因为电车的定位功能,老公确实和“帅小子Jack”成了一体。车在哪,他就在哪。这点让我窃喜。有时老公告诉我晚上有饭局,10点多还没回到家。我就查看定位,发现“帅小子Jack”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或是在高架

上游车河。我立刻打电话过去问,饭局怎么样?他老实地回答和朋友们转场子了。

我不喜欢电车,因为它太智能。这就好像你用惯了机械式家电,突然换成了触屏式的。是进步没错,但短时间内很难适应。比如声控的功能,我想听某一首英文歌曲,但喊了很多次,它就是给我播放同名的散文诗朗诵,有点“造反”的意思。

还有一次,我开电车送儿子上学。大风大雨之中,雨刮器突然找不到,只好一路盲开。因为完全看不清路,我还得把头伸出侧窗,边看边开,危险又狼狈。老公后来一检查,说是我之前锁掉了雨刮器的功能,它本来是自动感应的。这意思是,“你自己笨,怪谁呢?”

那天我去崇明找闺蜜,想用用看电车的辅助驾驶。以前看老公用这个功能很轻松。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用的时候特别紧张。手扶着方向盘,又不能使劲儿扶,扶轻了滴滴滴滴警报响,扶重了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这一路弄得我神经兮兮。后来我在网上查了查,原来真有人是使用不好这个功能的。Why? 因为他们的双手力量的阈值很窄。怎么说呢? 有人拿精巧的红酒杯,要么从手上滑下去摔碎,要么就是稍一用力捏碎。网友说他实验了无数次,还被“电爹”勒令靠边停车,下车后再上车才能继续开。

“电爹”这个称呼太形象,把我笑坏了。这就是智能,最后也不知道是你在控制它还是它在控制你。

上海老城厢的方斜路上曾有一座沪南体育场,原来叫上海公共体育场,是上海首个由中国人自主筹建的现代化体育设施。我对沪南体育场魂牵梦绕,是因为这里有我中学生活的一段难忘经历。

1962年秋,我考进了大同中学,这是当时南市区的足球重点学校。学校足球队的教练是赫赫有名的刘光标,来自当年的东华足球队。那时大同中学的校园足球声名在外,在上海滩中学生足球比赛中一度“无敌天下”。我虽然进了校队,却是它的忠实“粉丝”、铁杆球迷。像如今中超联赛的主客场“远征军”一样,我为校队摇旗呐喊,成了沪南体育场看台上的常客。

初中二年级的暑假,沪南体育场招收一批小裁判员,大同中学的15位同学经过规范培训获得证书,成了全市最小的一批“三级裁判”,我也有幸位列其中。从此,我去沪南体育场的机会更多了。那年,南市区举办了中学生足球联赛,我们这批小裁判便有了用武之地。我执裁了多场比赛,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穿上黑衣、拿着口哨走进绿茵场时,心情又紧张又兴奋,那场景、那比赛永远留在了心头。

执裁过程中,有一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掀起过不小涟漪。一场比赛中,对方球员在对方禁区被撞倒,当时我其实看得很清楚,那是合理冲撞,本不该中断比赛,可我不经意间吹响了哨音。为了显示果断和尊严,我大步上前,挥手指向了点球点……这时,我耳边响起了对方球员一片抗议声! 可是哨声已经响起,我的手也已经伸向了点球区,判罚已经明确就不能再改。我只能错上加错,重申这是点球! 比赛按我的主观判罚继续。这一无情的判罚,让一方球队痛失了半决赛的资格。但那场错判,让我郁闷不已,还在一篇作文中深刻剖析:“自己错了,也已经知道,又不愿改正。在今后的比赛中,我一定要知错就改,决不能放任自流。”这篇文章后来登在了大同中学的校园黑板报上,我也一直以此鞭策自己,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不断纠正自己的“脚步”……

## 在沪南体育场做裁判

高汉良



寒香 (水彩画) 徐宜超

电影《菜肉馄饨》勾起了我对上海馄饨的一些记忆。

第一次在上海吃馄饨,是1988年。那年,在浙江读大二下学期的我被安排到上海实习一个月,借住在军工路上一所大学的学生宿舍。周末没有实习任务,偶尔会和同学相伴去荡马路。逛累了,几乎没有可以歇脚的地方,不像现在到处是餐厅、咖啡馆。点心店也不多,大部分是国营的,饭点往往人满为患,而过了饭点基本就不营业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赶回学校食堂吃饭。

有一次,和几个同学逛着逛着,不知不觉过了中午,饥肠辘辘。拐进一条小马路,赫然见一店招上有“馄饨”二字。来上海第一次看见“馄饨”——在老家温州,我极爱吃馄饨,特别是平阳县有名的“馄饨恩”,更是一绝。能在他乡遇见馄饨,正好解馋。店面不大,进去看墙上有菜单,有大馄饨、小馄饨和各式面点,价格现在都忘了,只记得当时饿得慌,果断要了大馄饨。

付了钱,给了粮票,没多久,点心先后上桌。端到我面前的这碗,

我一看,怎么是饺子? 个头很大很饱满,只是形状和饺子有点区别,更像元宝,与我脑子里的馄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在老家从小吃到

小馄饨。原来,这小馄

饨也和我家乡的不一样。皮没那么薄,有不同口味,最受欢迎的应该是虾仁小馄饨,口感Q弹软糯,配以鸡汤,极鲜美。渐渐地,我接受了上海馄饨

和家乡馄饨不一样的事实。

前几年,上班地点转移到

威海路。

每每看到一家名为

“弄堂小馄饨”的小店门口排着

长龙,也常听同事讲起这家店

的典故。

有一天下午路过,

看看没几

个人排队,

就想顺便尝尝。

端上来

时,我一眼便确定,

这已十分接近我

家乡的馄饨了——皮很薄,

裹着薄薄的肉馅,

一碗二十来朵,

漂在汤里,

同样佐以紫菜、虾皮、鸡蛋丝、榨菜末、老油

条碎。馄饨入口即化,回味无穷。

我问服务员,这不是饺子吗?

“啥宁讲额是饺子? 馄饨没吃过?”

那时的服务态度和如今当然不好

比。我没好意思再追问,默默开

吃。这时才知道,“大馄饨”并不是

“大碗的馄饨”。

我就当饺子吃了,

口感比饺子更滑爽,馅很香,大概就

是现在所说的“菜肉馄饨”。

是不是小馄饨才和我老家的一

样? 当时没去一探究竟。直到几十年

后,我到上海工作,终于见识了上海

## 七夕会

### 温州馄饨和上海馄饨

雪 舟

大的馄饨,皮薄如纱,可见肉馅,一碗二十来朵,浮在清澈的鸡汤里,佐以紫菜、虾皮、鸡蛋丝、榨菜末、老油条碎。馄饨入口即化,回味无穷。

我问服务员,这不是饺子吗?

“啥宁讲额是饺子? 馄饨没吃过?”

那时的服务态度和如今当然不好

比。我没好意思再追问,默默开

吃。这时才知道,“大馄饨”并不是

“大碗的馄饨”。

我就当饺子吃了,

口感比饺子更滑爽,馅很香,大概就

是现在所说的“菜肉馄饨”。

是不是小馄饨才和我老家的一

样? 当时没去一探究竟。直到几十年

后,我到上海工作,终于见识了上海

的馄饨。

大的馄饨,皮薄如纱,可见肉馅,

一碗二十来朵,浮在清澈的鸡汤里,

佐以紫菜、虾皮、鸡蛋丝、榨菜末、老油

条碎。馄饨入口即化,回味无穷。

我问服务员,这不是饺子吗?

“啥宁讲额是饺子? 馄饨没吃过?”

那时的服务态度和如今当然不好

比。我没好意思再追问,默默开

吃。这时才知道,“大馄饨”并不是

“大碗的馄饨”。

我就当饺子吃了,

口感比饺子更滑爽,馅很香,大概就

是现在所说的“菜肉馄饨”。

是不是小馄饨才和我老家的一

样? 当时没去一探究竟。直到几十年

后,我到上海工作,终于见识了上海

的馄饨。

大的馄饨,皮薄如纱,可见肉馅,

一碗二十来朵,浮在清澈的鸡汤里,

佐以紫菜、虾皮、鸡蛋丝、榨菜末、老油

条碎。馄饨入口即化,回味无穷。

我问服务员,这不是饺子吗?

“啥宁讲额是饺子? 馄饨没吃过?”

那时的服务态度和如今当然不好

比。我没好意思再追问,默默开

吃。这时才知道,“大馄饨”并不是

“大碗的馄饨”。

我就当饺子吃了,

口感比饺子更滑爽,馅很香,大概就

是现在所说的“菜肉馄饨”。

是不是小馄饨才和我老家的一

样? 当时没去一探究竟。直到几十年

后,我到上海工作,终于见识了上海

的馄饨。

大的馄饨,皮薄如纱,可见肉馅,

一碗二十来朵,浮在清澈的鸡汤里,

佐以紫菜、虾皮、鸡蛋丝、榨菜末、老